

江雪落
著



附赠超值
精美“时光恋人”
手账、书签

因为有你， 爱很美

暖爱作家江雪落悬爱新作

超苏小鲜肉&御姐警花的甜宠姐弟恋

在绿树白花的篱前 曾那样轻易地分别 而沧桑的若干年后 我们的爱姗姗归来

作家出版社



LOVE
IS
PERFECT
FOR
YOU

因为有你，
爱很美

江
雪
落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因为有你, 爱很美 / 江雪落 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063-8406-3

I. ①因…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6826号

因为有你, 爱很美

作 者: 江雪落

责任编辑: 丁文梅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 品 方: 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210

字 数: 210千

印 张: 10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2月第2次印刷

I S B N 978-7-5063-8406-3

定 价: 33.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Introduction 楔子 | 001

Chapter 01 临安早春 | 005

Chapter 02 家的味道 | 013

Chapter 03 梁燕之死 | 032

Chapter 04 流金岁月 | 042

Chapter 05 故人新知 | 059

Chapter 06 同一屋檐 | 075

Chapter 07 三人夜宴 | 088

Chapter 08 代人受过 | 108

Chapter 09 如何补偿 | 120

Chapter 10 生死之间 | 130



Chapter 11 劫后温馨 | 160

Chapter 12 骆氏兄妹 | 174

Chapter 13 神秘男子 | 191

Chapter 14 缘来湘聚 | 204

Chapter 15 白家老宅 | 218

Chapter 16 心甘情愿 | 234

Chapter 17 有你即家 | 253

The end 尾声 | 275

Special 01 漫长的一天 | 279

Special 02 为时太晚 | 290

Special 03 一生太短 | 293

Special 04 别无所求 | 304



“让开！”一道清脆爽利的女声传来，让路人无不回首。

炎热的午后，街上蝉鸣懒懒响着，往来行人仿佛也受了这蝉声的催眠，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子不想使劲儿的慵懒。

唯独不远处疾步跑来的那个女孩是个例外。她马尾高吊，着短袖牛仔褲，黑白分明的眼睛里隐隐含着怒意。

众人这才注意到，她是在追前头一个骑着电动车的年轻男子。

那男子穿着黑T恤、大裤衩，戴一副蛤蟆镜，嘴上还叼了一根烟。电动自行车还没加速，他一边两脚蹬着，还一边回头看。见那女孩子距离他还有十来米远，他挑了挑眉，得瑟地吹了声口哨。

细心的人一眼就看到，电瓶车的手把那儿还挂着一只女士手提包。

围观的人或多或少有点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有人抢包！”

“这姑娘胆儿不小啊，一个人就敢上！”

“那男的和另外几个常在咱们这儿抢包，你没看他胳膊上那文身……”

人行道上，一个穿着白T恤的年轻男生听到身后的动静，微皱着眉转过身——

那骑车的男子吹了声口哨，手掌一拧车把就要加速，只见那女孩低喝一声，一脚踩在路边闲置的板凳上，纵身一跃就上了前方停靠的一辆面包车顶。她两个大步跃下车，左腿一横，朝那男人骑着的车屁股踹了过去。

“砰”的一声，车子倒地，人也翻了几圈，躺在马路中央。

那女孩子大气都没喘一下，稳稳当当落在他身旁的地上。

黑衣男子见状就想起身，被女孩一脚踩在胸口——“疼！疼疼……”那男人看着也是挺魁梧一个小伙子，愣是被女孩踩得躺在地上起不来。

“小姐，不不……大姐！”见女孩子表情更冷，他赶紧又改口，“姐姐！您是我亲姐行吗？咱把脚往旁边挪挪成不？”

那女孩冷笑了一声，转身去拿翻在车边的包，那男人瞄准这个机会，伸出拳头照着她太阳穴作势要打。

女孩子的手却比他更快，手掌一抬一落，拧住他拳头顺势一折，“嘎嘣”一声脆响，听得远近围观的人个个一激灵。

有人高呼一声“好险”，也有人低声赞叹：“没看出这姑娘还是个练家子！”

唯独站在十几米外的那个白衫男生一动不动，如同石铸。

手腕被狠狠掰了一下，黑衣男躺在地上冷汗直落，嘴巴上却还不依不饶：“小姐嘿！今儿你张爷爷就把话撂这儿，附近这片归我们老张家罩着。你今天这么全手全脚地走了，有种你以后都别来这片儿晃悠！”

女孩子声音冷冰冰，顺势踢了他腰一脚：“我又没打断你的手，装什么残疾？”

那男的看了眼自己软得似没了骨头的手腕子，想信又有点不敢信：“我，我，我真疼……”

女孩子明眸皓齿，听见这话弯唇一笑，特别坦荡：“要不我现在给你打断了，让你比较一下？”

“别！别！”黑衣男听了这话，一下子坐了起来，左手托右手，龇牙咧嘴道：“姐姐，你这怎么也算身手不凡吧，不能欺凌弱小啊！”

女孩子扫了他一眼，掏出电话拨号。

“别啊，姐姐你别！”黑衣男一激动，直接站了起来。

站起来才发现，他竟然比那女孩高出一个头。

那男的这会儿也有点不好意思，摸了摸鼻子小声说：“那什么，大妹子，这附近都邻里邻居的，老熟人！你也别费那个劲报案了，给我留点面子呗？”

电话接通，女孩看了他一眼，才开口：“小安胡同二十六号，这有人抢包。对，偷东西的人在我这儿，嗯，没跑。失主……”

女孩子转头看了一眼，围观的人也纷纷朝着街道另一头望去。

一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的胖大姐出现在长街尽头，一边跑一边还不忘了嚷嚷：“抓贼啊！抓贼啊！有人抢了我的包！”

女孩子对着话筒说道：“失主也在。您那边派位同志过来一趟吧，辛苦了！”

“别这么说，您这帮忙捉贼的比我们辛苦。”听筒那边的人也乐了，“哎，你是不是上周那位帮我们捉贼的姑娘啊？听声音特别像……”

女孩子“嗯”了一声。

“沈……沈千秋是吧？”那边的人好像跟旁边什么人说了两句话，又说道，“沈同学啊，我代表我们派出所谢谢你，不过你……”

沈千秋也有点郁闷：“我这两周在这边有个培训课程，不是故意……就是碰巧遇上。”

那人边笑边说道：“老实跟你说，这一片儿老作案的那几个，都是熟面孔，常年抓了放，放了又偷，我们也是挺头疼的。就上次被你抓那个，张，张……”

“张学好！”沈千秋有点无奈地念出这个名字——不是她记性有多好，实在是这名字太好记了点儿。

一直竖着耳朵偷听的黑衣男睁大眼睛，指着沈千秋说：“你就是我哥说的那黑衣女侠？”

沈千秋被他说得一愣。

黑衣男的目光从她的脸上落到她身上：“你今天怎么穿的蓝T恤啊？”

她要穿一身黑，没准他就不触这霉头了。

沈千秋没搭理他，听着电话那头，适时回了句：“今天这人说他也姓张。”之前他躺地上威胁她的那几句话可是声声在耳，连带暴露了自己的姓氏。

派出所的那位同志听了这话险些喷出一口茶水：“你问问他叫张什么。”

沈千秋问：“你叫什么？”

黑衣男显得有点腼腆：“我名字不如我哥好听，我叫张学中。”

“……”这回轮到沈千秋没话了。

这家人的名字都是怎么排的啊，“好”完了就是“中”，那再有个

弟弟叫什么，“差”？

“我妹叫学蓝。因为我爸说有句老话说得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叫她学蓝。”

沈千秋觉得她还是什么都不说最好。

电话那头的派出所同志也听到了，连忙说：“沈同学，我们有位同事已经过去了，你让失主，还有那个张学中都等在原地……”顿了顿，又说，“不过那小子挺能跑的，你注意点儿……哦，对了，沈同学，你也注意安全。”

张学中对着沈千秋的手机大喊：“她把我手腕子都掰折了，我不跑，我等着赔医药费呢！”说完，还朝沈千秋眨了眨眼。

不过这兄弟显然忘了自己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墨镜，他就是抛媚眼沈千秋也不一定看得到。

前后没过几分钟，派出所的人来了。沈千秋跟人打了声招呼就要走，身后，张学中同志扯着脖子嚷嚷：“民警同志，民警同志，您不能放她走啊！就是她，她把我手腕都掰折了！”

那位赶来的民警同志也挺幽默：“那等待会儿录完口供赶紧去拍个片子，看看到底骨折没。人家小沈说了，你要是不满意可以再来一次。”

张学中欲哭无泪：“民警同志，您不能因为她是女同志就偏向她啊。”

民警同志笑了笑：“我偏向她？人家将来毕业了直接进刑警大队，用得着我偏向？行啦，别废话，你，还有这位大姐，你们两位跟我来一趟。”

张学中嘟嘟囔囔地扶起自己的黑色电动自行车，老大不情愿地跟在后头走了。

闹剧落幕，人群渐渐散去。之前一声不响站在那儿的年轻男孩，这时追了上去：“警察大哥！”

那穿着制服的民警回过头，大热的天，这一来一往也出了一头的汗，他抹了把汗，半开玩笑地问：“小伙子有事？丢钱丢包丢自行车跟我这边走。”

那男孩微微翘起嘴角，却没有笑，一双眼睛又黑又沉，唯独握紧的双拳泄露了些许激动的情绪：“警察大哥，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他丢的不是东西，八年了，他弄丢了一个重渝性命的人。



1.

三年后。

这一年的春节来的有些晚，数九都快数完才迎来春节。等到过完正月十五，新学期开学，天气已经暖的不像样子。校园里的年轻姑娘早早脱掉了羽绒服，换上色彩鲜亮的风衣或薄棉服，里面穿着小短裙搭配长筒靴，显得青春洋溢格外活泼。

走在临安大学的林荫道上，同行的师哥赵逸飞语重心长地开口：“千秋啊，你看看人家这些小姑娘，再看看你！”

沈千秋特别自觉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装束，然后抬起头：“师哥，今天外出必须得着正装。”

她一直觉得自己穿这身深蓝色的警服又精神又帅气，每次穿上都觉得神清气爽，感觉格外良好。

赵逸飞痛心疾首：“我没说今天，我是说你平常！你说你挺漂亮一个小姑娘，也不知道好好打扮打扮自己。这传出去让人真以为我们刑侦大队没美女呢！”

要说沈千秋这姑娘，细端详长得也挺好看。柳眉微弯，明眸善睐，尤其那双清亮的眸子，黑白分明，眸光流转间总能让人生出几分别样的好感来。

可惜……实在太不会打扮。夏天T恤牛仔裤，冬天棉服、牛仔裤，这样的穿衣风格，再漂亮的姑娘也显不出什么姿色来。

沈千秋扫了他一眼：“别说我，也不见你西装革履啊。”

两人是从同一所公安大学毕业的，赵逸飞比沈千秋高了一届，毕业后两人先后被分配到临安市刑警大队。由于平时出外勤比较多，除非有正式行动或者开大会，无论沈千秋还是赵逸飞都极少穿警服。

赵逸飞挺直了胸膛：“男人跟女人不一样，你看看咱们骆队，再看看我，这就叫制服诱惑。”

沈千秋抬起头，一本正经地凝视着他的脸。赵逸飞这厮长得委实不赖，剑眉星目，鼻梁高挺，小麦色的皮肤，笑起来的样子带两分痞气，可惜……嘴巴太贫。

沈千秋收回视线，语气严肃地点评道：“师哥，我觉得能不能称之为制服诱惑，主要看脸。”

赵逸飞原本被她看得有点失控的心跳瞬间沉寂，取而代之的是满腔悲愤，指着自己的鼻子问：“千秋，你老实跟师哥说，你是不是其实一直是个远视眼，今天出门忘了戴隐形！”

沈千秋瞥他一眼：“真那样的话，当初大学录取我的老师肯定是近视眼。”

两人一路走一路斗嘴，赵逸飞几乎每隔几分钟都要被噎一次，却始终精神抖擞锲而不舍，颇有越战越勇之态。倒是沈千秋，话虽不多，但每次都正中靶心，次数多了，嘴角的弧度也有了微微上扬的趋势。

赵逸飞见了更来了劲头：“千秋，这样就对了，女孩子就应该多笑笑啊！”

沈千秋正要回嘴，突然感觉不远处有道视线直直地扫射过来。她本能地转过头去，只见不远处的小卖铺门口，三三两两站着几个学生打扮的年轻人。为首的那个男孩子穿着一件银色短款棉服，拉链是拉开的，露出里面灰蓝色的休闲毛衫，搭配深色牛仔裤和马丁靴。他留着对男孩子来说有点长的头发，前额的发丝几乎挡住眉毛。他皮肤很白，眉毛和眼睛却极黑，看向沈千秋的目光又静又沉，透着一股让人不甚舒服的冷厉之色。他就那样站在一棵杉树边上，衬得周围林林总总都成了背景，唯独他自己格外显眼。

见沈千秋突然停下脚步，赵逸飞也朝那边望了一眼。几个年轻学生里，三个男生一个女生，那女孩梳着高高的马尾辫，白净的脸庞格外秀丽，却仍旧比不上为首那男生让人见之难忘。赵逸飞见沈千秋几乎看得

失神，啧啧叹声道：“千秋，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沈千秋茫然回过神，见赵逸飞一脸的痛心疾首，不由得问：“你说什么？”

赵逸飞更痛心了：“小师妹，认识这么多年，我头一回知道原来你喜欢的是这种类型。”

沈千秋总算反应过来他在叨叨什么，不禁有些尴尬：“我……我就是看那人有点……”

赵逸飞叹了一口气：“那小伙子确实长得挺精神的。”

说“挺精神”都有点委屈他了，实事求是地讲，那个男孩子实在有点俊美得不像话。漆黑的眉眼，鼻梁挺直，轮廓俊美得像是日本漫画里走下来的美少年。

沈千秋有些怅然若失，那个人的长相，确实不是一点半点的眼熟。可这又怎么可能呢？

她径自低下头沉思的工夫，那个年轻男孩已经转过脸，在另外几个人的簇拥下走进了小卖铺斜对面的教学楼。

赵逸飞见人都走没了影，小师妹还径自神伤，不禁拍了拍沈千秋的肩膀：“千秋啊，友情提示，那小伙子虽然长得比我强了那么一丁丁，”他伸出小拇指，用拇指掐着指尖那么一小段距离感慨道：“但他看起来也就刚上大一，这么算起来……”

沈千秋已经毕业工作将近三年，认真算起来也相差六七岁了。

这样一想，沈千秋不禁松了一口气，抬起头看了眼不远处的教学楼：“学四楼，就是这里了，咱们快进去吧！”

赵逸飞跟在后面，继续苦口婆心：“所以啊千秋，虽然现在社会开化，百姓富足，但姐弟恋还是十分要不得的啊！”

2.

两人一前一后走进教学楼，身上的警服让往来的学生无不侧目。赵逸飞自我感觉良好地微微垂首，快走两步赶上沈千秋的步伐，一面压低声音说：“千秋，我觉得……”

话还没说完，沈千秋一抬头正好看见站在阶梯教室外的人影，不禁抬起手肘怼了身边人一下。

赵逸飞看清来人，脸色也是一正，抬起右手敬了个礼：“骆队！”

沈千秋也紧随其后敬礼：“骆队。”

站在阶梯教室外的是一个和沈千秋、赵逸飞一样身穿警服的男人，他个子很高，身上深蓝色的警服剪裁合体，愈发衬得他肩宽腰细，双腿修长。阶梯教室的门只打开半扇，他就站在没打开的那半扇门外。走廊里的光线并不太好，他整个人的身影仿佛也融入了身边的昏暗之中，但这并不妨碍别人看清他的容貌：一双剑眉入鬓，鼻梁高挺，两片有些薄的嘴唇轻轻抿着，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双凤眸，看人的时候，他的目光多是冷冷的，甚至有时会让人感觉冰冷到有些严厉。

此刻沈千秋和赵逸飞就被他用这样的目光看着，骆杉没有说话，他们两个人就一直保持敬礼的姿势。

沈千秋还能坚持，赵逸飞有些憋不住了，苦着脸小声说：“骆队，都怪我，是我非要在路上买包子吃，所以来得有点晚了。”

骆杉瞥了他一眼，说：“这周你们办公室打水都归你负责，你们李队要是问起来，就说是我罚你的。”他又看向沈千秋，低声说了句：“还有五分钟就开课了，千秋，进来帮忙。”

“是！”沈千秋心里松了口气，快步跟了上去。

三人都是临安市刑警大队的警员，骆杉更是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禁毒处的副队。这个周六他们之所以会齐齐出现在临安大学的校园里，主要是为了配合近来各大校园开展的禁毒宣传活动。骆杉是这次临安大学禁毒宣传活动的主讲人，而沈千秋和赵逸飞作为刑侦科的队员，是被临时抽调过来帮忙的。三人虽然并不隶属于同一部门，但都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因而彼此之间非常熟稔。

赵逸飞跟在一旁察言观色，见此情景就说：“骆队，这次是我不对。不过咱们好容易能休个周末，而且也就是个大学宣讲，用不着……”

骆杉冷冷瞥了他一眼，沈千秋眼见气氛不对，连忙说：“骆队，资料都在这个U盘里吧？”

骆杉点点头：“待会儿我讲东西的时候，千秋你帮忙放一下幻灯片。”

赵逸飞见状连忙拿起了一边的黑板擦：“哈哈，那我就负责擦黑板啦！”

相比起骆杉要面对几百个人上课演讲，沈、赵二人的工作相对而言要简单许多。他们除了帮忙放放幻灯片、擦擦黑板，剩下就是在最后和学生的互动环节中负责维持一下秩序。

比起只有脏了才需要抹一抹的擦黑板工作，放幻灯片看似简单，其实不能有一星半点的走神，必须跟下面的学生一样好好听讲，才能配合老师在适当的时候翻页或者打开另一个文件。

“……”骆杉瞪了赵逸飞一眼，没说什么。

沈千秋却在心里把这位拈轻怕重的师兄骂了十多遍，默默在电脑桌边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打起精神准备配合骆杉演讲。

高校安排的安全教育课一般都是半天，沈千秋中途连厕所都没顾得上，因为缺乏经验，来的时候也忘了带瓶水。

最后还是出去放风的赵逸飞凭着残存的良心，从外面小卖铺带了瓶矿泉水给她。沈千秋却不敢喝。一是坐在电脑桌边实在醒目，她穿着一身警服，作为人民警察的代表，要时刻注意自身形象，自然不能像下面的学生一样，随随便便想喝水就喝水；二是赵逸飞这个马大哈，从小卖铺买水时也没注意，随便拿了个冰过的，矿泉水握在手里半天还冰冰凉，一般女孩子都喝不下去。何况沈千秋这两天正好赶上生理期，更是沾都不敢沾，只能放在一边的地上，渴了的时候，时不时地瞅上两眼，权当“望梅止渴”。

终于熬到中场休息。

铃声一响，沈千秋因为腰杆笔直地坐了很久，一站起身几乎听到自己整根脊椎“咯嘣咯嘣”响的声音。一看到坐在另一边笑嘻嘻地看着自己的赵逸飞，她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她正要绕过讲台找这家伙算账，就听骆杉开口说了句：“下半场换赵逸飞过来。”说着，他又看了沈千秋一眼：“一楼拐角有饮水机和一次性纸杯，你跟他们哪个学生借个水卡用，倒杯热水喝。”

沈千秋心里一暖，点点头轻声说：“知道了。谢谢骆队。”

老实说，骆杉平时在警队一直以冷面警探形象示人，但只有跟他熟悉的几个兄弟最清楚，他是典型的外冷内热，心思非常细腻，对手底下

的人也特别关心。

像这次沈千秋身体不舒服，别人还没看出什么，他却先看出来，估计心里也猜着个大概，所以才嘱咐沈千秋去打点热水喝。

沈千秋一路走出阶梯教室，正赶上许多学生也朝外走，其中一个年轻女孩挤到沈千秋跟前，推了推她的手臂。

沈千秋一偏头，见对方是个年轻女学生，扎马尾辫，脸孔白皙，一双眼睛水汪汪的，正笑着看她：“哎，我刚都听到了，你想找人借水卡？”

虽然骆杉那样说了，但沈千秋原本并没打算找人借。毕竟他们是来工作的，而这些大学生都是还没入社会的孩子，花的都是父母的钱。找学生借水卡打热水喝，怎么想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沈千秋本打算到外面小卖铺看看有没有热牛奶卖。

那女孩见她不说话，撇了撇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喏，这个是校园一卡通，你打一杯水也就一角钱不到，我就不跟你要钱了。”

沈千秋想要推辞：“不用了，我……”

话没说完，那女孩子却把卡片塞进她手心，蹦蹦跳跳地朝另一个方向去了。

沈千秋无奈，想了想自己也确实需要，就接了下来。她一边捏着水卡朝骆杉指点的方向走去，一边低头扫了眼手上的一卡通。卡片上有女孩的照片和名字，照片上正是刚刚跟她搭话那个女孩，名字很好听也很好记：骆小竹。

也姓骆！而且这名字，怎么看怎么像跟他们骆队有点关系……沈千秋心里想，这下子倒是不愁待会儿找不着人还东西了。

3.

这座教学楼估计建造的年头有些久了，结构与现在的新式教学楼不太一样。走廊两边都是教室，即便是大白天，如果不点灯，也会昏暗得如同黑夜一般。而照明灯都是声控的，有时走没几步路就会自己暗下去，非要人用力跺脚或者拍手才能重新亮起来。

沈千秋走到一半，就觉得人越来越少，许是不远处的地方通向另一个出口，走着走着还觉得远近有冷风拂过。

拐过一个弯，出于本能的反应，她突然停下了脚步。昏暗的光线，她看到一张有些熟悉的侧脸——白皙的面容，漆黑的眉眼，有些薄的嘴唇几乎抿成一条线。

“沈千秋。”

对方直接叫出她的名字，而且不是一般陌生人会用的疑问语气，让沈千秋不禁愣了愣。她再次看向那男孩子，那股令人熟悉的感觉……

“你真不认识我了？还是不敢跟我相认？”

沈千秋动了动嘴唇，却没能第一时间叫出那个名字。

对方见她露出些许怅惘的神色，不禁笑了笑：“看来你还没忘。”

“你真的是……”沈千秋的眼睛里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那个名字含在唇齿之间，或许正是因为过于珍视，反而不敢轻易吐露出口。

“白肆。”对方替她把最难的那两个字说出来，语气却有些冷然：

“沈千秋，我是该说你记性太差，还是该说你太没良心？”

沈千秋沉默着垂下眼睑。她今天把头发都盘起来掖进警帽，身上深蓝色的警服几乎融进周边的暗色之中。在这样昏暗的环境里，她垂下眼睛的样子几乎与小时候一模一样，有点倔强又有点好强，总显得有些浅淡的嘴唇紧紧抿着，仿佛刚被谁欺负了似的。

白肆一见到她这个样子，就有些气不打一处来，忍了又忍，总算把哽在喉头那口气咽了下去：“待会儿下了课，你在学校门口等我。”

说完这句话，他强忍下再看她一眼的冲动，攥着拳头越过她的身畔，朝着教室的方向踱步而去。

上课铃声响起，沈千秋这才回过神来，匆匆走到饮水机前，用水卡打了两杯热水，端着水走回教室。

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沈千秋和赵逸飞换了位子，坐在距离黑板不远的一张椅子上。

骆彬多数时间都是针对幻灯片讲解，在黑板写字的次数少之又少，与上半场相比，此时她的工作简直不能更轻松。再加上赵逸飞这家伙故意把椅子放在靠近墙壁的地方，又有桌子挡着，坐姿随便一点也没人会注意到，可沈千秋依旧觉得如坐针毡。

上半场大概是因为专注在一件事上，又或许那时还不能确定之前遇

到的男生就是记忆里那个沉默固执的小男孩，她也就没太注意学生中的动静。可此时她已经彻底闲下来，沈千秋不用刻意去分辨，就能感应到学生中有好几道专注在她身上的目光。她能分辨出来，那些望着她的目光里，为首的就是白肆，其余几个应该是他在校园的好友。

掐指算来，距离上一次两人见面已经过去整整十一年。沈千秋突然记起，离开平城的时候，她似乎忘记与白肆好好告个别，可这个念头旋即就变得无足轻重起来。比起父亲的事，比起十一年前发生的那场惨剧，与儿时玩伴的道别，怎么都算不上一件重要的事。更何况，早在许久之前，沈千秋已经清楚地知道，白肆的亲人根本不想她与他再产生任何瓜葛。

想到这点，沈千秋更头疼了。她从小就有贫血的毛病，其他时候还好些，只是每个月生理期的时候要遭些罪。别的姑娘要么肚子疼，要么腰酸，唯独她是头疼得要命。按理今天已经过了头三天，并不是疼痛最厉害的时候，可女孩子经期这个事，永远跟情绪挂钩。前一秒她才觉得与白肆的重逢堪称开年以来最不可思议也最惨痛的历史性事件，下一秒就明显觉得太阳穴和后脑开始一突一突地疼了起来。

这样头昏眼花地一直坐到下课，她几乎在下课铃响起的一瞬间就站了起来。顾不上骆杉朝她投来问询的目光，她三步并做两步奔到赵逸飞面前，把手里那张校园一卡通递了过去：“刚才那热水你也喝了，这卡你去还！”

说完这句话，她拎着大衣头也不回地冲出教室，很快就湮没在散去的人群中。等到真正出了校门，她几乎在一瞬间松了一口气，接着就觉得整个天地都豁然开朗起来。

下一秒，身后传来一道令她终生难忘的声音。那声音的主人就站在距离她几步之遥的地方，几乎是恶狠狠地瞪着她吼道：“沈千秋，你敢再跑一步试试！”

沈千秋确实听到了这句警告，然而这道声音的出现，只会让她脚底抹油般溜得更快。

不过一个错眼的工夫，那个穿着深蓝色警服的窈窕身影就这么消失在了大门外的滚滚人流之中，不见踪影。

身后，那个身穿银色棉服的年轻男生站在拥挤的人流中，眉心紧蹙，脸色阴郁，眼圈影影绰绰地还有点泛红。